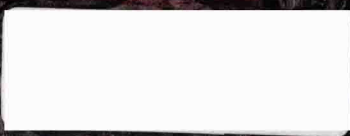


但凡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撕裂之地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张子漠 译



INVASIVE

▷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 张子漠 译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社
 漫游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撕裂之地 / (美) 查克·温迪格著; 张子漠译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92-5385-2

I. ①撕… II. ①查… ②张…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643 号

图字: 17-2017-246 号

INVASIVE, Copyright © 2016 by Chuck Wendi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Voyager,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撕裂之地 / (美) 查克·温迪格著 张子漠译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 出 版 人 赵 冕
- 选题策划 漫娱文化图书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张艳艳
- 特约编辑 蒋 惊 颜 燕
- 装帧设计 Yvonne 赵一麟
-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 印 张 10.5
- 字 数 25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5385-2
-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谨以此书献给格温·皮尔森以及普渡大学
昆虫实验室的好朋友们。

·未来是一扇门。

有两股力量——两股犹如战车一般被我们驱使的力量——在朝着它狂奔：马在辕，鞭在背，轮在辙，白沫在口，势如破竹。

第一股力量是进化：人类在改变，在成长，在变得更好。

第二股力量为毁灭：人类费尽移山心力，不过是在证明自己最不堪的归宿——一次赶赴自我毁灭的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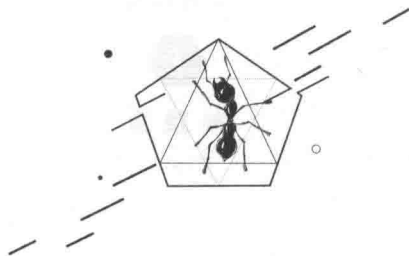
两股力量水火不容，而未来这扇门，却只容得下其中一股力量。

人类到底是会进化从而变得更好？还是，我们终将会用亲手打造的刀，抹向自己的喉咙？

——汉娜·斯坦德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演讲
《神启抑或神化：未来究竟是什么？》

INVASIVE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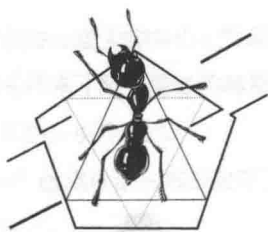
PART **1**
走蚁感 **001**



PART **2**
蚁群最佳化 **051**

PART **3**
入侵物种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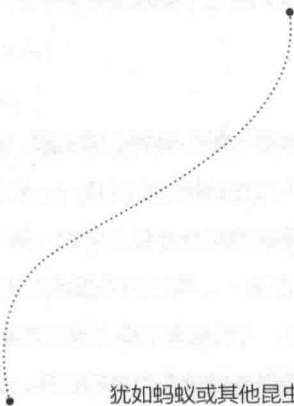
PART **4**
竞争排斥 **227**



PART

1

走 蚁 感



犹如蚂蚁或其他昆虫爬过皮肤的感觉。





F 航站楼坐落在费城国际机场的尽头，却像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其实它更像一个通勤站点，螺旋桨和喷气式飞机从这儿起飞，在各个中心城市间起起落落。出现在这儿的人们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如他们脚下那没精打采的地毯。

汉娜饿了，一次公开的演讲让她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也就是说自打午饭过后，她便粒米未进了。不过在这样一个深夜——她的航班将在晚上十点三十分起飞，食物的选择余地也是意料之中的：软塌塌的椒盐脆饼，像是里根时代留存下来的古董；三角形的鸡蛋或鸡肉三明治，草草地裹在塑料袋中；苏打水倒也有，可她从来 not 喝这种高热量玩意。

她正琢磨着自己的选择，抑或是根本就没有选择的选择，这时电话响了。

“你好，柯珀探员。”她说。

“斯坦德，你在哪儿？”

“机场，费城。”

“唔——噢。”

“怎么了？”

“我需要你来这儿一趟。”

“‘这儿’是哪儿？”

他咕哝道：“按我的说法：虚无的中心；严谨点说：纽约，赫基默县。我看看啊……”电话那头传来了纸张翻动的窸窣声响：“杰西菲尔德湖，离小山子不远。等等，不是！小飞瀑。”

“我的航班还有……”她将电话从耳边拿开，看了看时间，“不到一小时就起飞了。我要回家。”

“多久？”

很久没回去啦。

“小飞瀑出什么事了？”

“这正是我需要你的原因，因为我也不知道。”

“能等吗？”

“不能。”

“你能透露点线索吗？又是黑客什么的？”

“不，这次不是，是别的状况。说起来也许都不算是你的强项，不过……”他沉吟了起来，“还是让我来诱惑一下你吧：湖边有一间小屋，里边有一千具尸体。”

“一千具尸体？那不可能。”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谜语来猜吧。”

她皱起了眉头：“最近的机场在哪儿？”

“锡拉丘兹。”

“先别挂。”她侧身挪向一块离境航班通告牌，正好有一架前往锡拉丘兹的航班，比飞往代顿那一班——她原本应该搭乘的那个航班——晚十五分钟，“我能过去。这次可是你欠我的。”

“有报酬，这是工作安排。”

她挂上电话，咨询起了一名柜台值机人员。

登机。手机再次回到了耳边，就夹在她一侧的肩膀上。电话那头的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原本没指望会有人接听的，可随即——“汉娜？”

“嗨，妈。”

所有人都在朝着舱门移动，汉娜拖着行李向前，拖出了一串轮子的嘎吱声响。手机差点掉到地上，好在最后没有。

“我有点拿不准是不是你。”

“你要是开通来电显示，就不会这样了。”

“谁打电话给我不关我的事。”

“妈，谁打电话给你绝对关你的事。”

“好啦，汉娜，我不需要那东西。”妈妈听起来有些恼了——她的默认状态——这也就是说：一切正常，“你今晚还来吗？”

汉娜犹豫了一下，被妈妈给抓住了。

“你爸爸想你了，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回来了。”

“是工作，就一晚。我已经改签了航班。明天我就回去了。”

“那好吧，汉娜。”她的话语中，尽是她那独一无二、不折不扣的怀疑。妈妈总是在怀疑一切。在她眼里，心底里没有怀疑的人全都是一头头小鹿：一旦有什么大家伙偷偷袭来，就只能跪在那儿，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等着去祭对方的五脏庙。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事后往往证明她是对的。或者，她总有办法东拉西扯，来证明自己绝对不会失手。“那明天等你。”

“帮我跟爸爸说一声晚安。”

“他已经睡了，汉娜。”

飞机一路飞得忽高忽低，一如一个焦躁孩子手中的玩具，汉娜倒也不以为意。飞行员之所以会规避气流，并非因为它本身有多么危险，而是因为乘客会觉得它危险。

可此刻，她的心思全都放在了那个叫人伤脑筋的问题上：一间临湖小屋怎么可能装下一千具尸体？

寻常人的身体平均为五英尺八英寸高，两百磅重，最宽之处两英尺。粗略估算：一个人站立时将会占据一平方英尺的面积。一间湖畔小屋能有多大？三百平方英尺？也就是三百具尸体肩挨着肩贴在一处的占地面积。不过，若是把它们像柴火一样叠起来，倒是可以放下更多，因为可以堆得更高。甚至，可以一直堆叠到房梁处。那样的话，说不定真可以塞进去一千……

她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张纸，胡乱做起了算术题。可随即，她心里突然一动：霍利斯·柯珀这是给她出了一道谜语呀！

谜面：如何把一千具尸体装进一间湖畔小屋？

谜底：它们根本就不是人类尸体。

2

她赶在车行关门时，租了一辆起亚四门轿车。除臭剂的味道下，是压不住的烟味。此时已是四月末，驾车前往小飞瀑的路途漫长而曲折——你得一路穿过那些浓密的松树林，路过一个个村庄。车上的导航总是在锲而不舍地将她朝着那些断头路（断桥）或者一些似乎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地方引。她很想把它给关掉，并非它百无一用，而是因为她清楚这东西正在追踪着自己。当然，是被动的那种。不管她去哪儿，它都会一清二楚。而一旦它知道，那也就是说谁都有本事知道。

她咬着后槽牙，将偏执和妄想那锐利的矛尖，硬生生咀嚼成了混沌的一团。她一直在奉劝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千万别任由自己在那样的焦虑当中沦陷（不过说实话，在这方面她早已是无能为力），因为那就像一个湿滑的无底洞，一旦坠入其中，想要爬出来便难于登天。

她任由导航开着，继续往前驶去。

又一小时过去，她终于看到了拐向杰西菲尔德湖的那条弯道。从此处前往小屋，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附近的松树长得异常高大，一棵棵犹如冲天而起的长矛，在漆黑的大地上长成了一片森然林立的树林。道路非常泥泞，车子在上面颠簸着，于黑夜中切开一条甬道。

随即，远远地，她看到了闪烁的红、蓝两色灯光。她靠向前去，一名警察拦在前方，挥舞起了双臂。他的嘴巴在动，像是在说着什么，于是她摇下了车窗，只听对方正说道：“掉头，这是犯罪现场。我说了，掉头回去，这不是大马路，这是私人车道而且……”

她将头探出车窗：“我是汉娜·斯坦德。”呼出的气息仿若在她眼前凝成了驱魔的精灵。很冷，严寒没给她留一丝一毫的面子。

“就算是教皇老子也不管，”警察说。这人留两撇邈邈的小胡子，下巴上还耷拉着一络，“你得回去。”

“她跟我一起的。”一个声音从警察身后传了过来，走上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霍利斯·柯珀，高高瘦瘦，犹如一根吸饱了水分的稻草，头发剪得紧贴着头皮，络腮胡不见了，脸上只剩下了一圈毛茸茸的卷毛。

警察转过身去：“她是执法人员？”

“对啊。”柯珀道。

“不是。”汉娜也在同一刻开了口。

警察眼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你们说什么？算了，我他娘的才懒得管哩。停那边——”他把手一挥，指向了一片满是碎石的水坑。水

坑旁边，紧紧地围着一圈低矮的灌木，才刚刚开始抽芽。

她小心翼翼地将车子开过去，熄火，下车走向霍利斯，谢过了那名警察。此时，对方正站在一辆巡逻车和两辆黑色 SUV 旁边。见她道谢，他抬了抬眉毛：“没事，甜心。”

“他就是一个混球，”霍利斯并没有压低声音，“这边走。”

两人穿过一片石灰岩乱石，朝着一条林中小径走去。远处的水面上，月牙如钩，小屋那黑黢黢的身影就倒映在其中，窗户和门口透着灯光，像是万圣节的南瓜灯笼。

“我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执法人员。”她说。

“你是联邦调查局的顾问，在我看来，和执法人员并没有什么两样。”

“可我不能执法。”

“你调查违法行为，那是执法的第一步。”

她清楚这样同他抠字眼并没有多大意义。“不是人类尸体，对吗？”她说。

他将头朝她一扬：“没错。”

扑鼻而来的，首先便是一股奇特味道。她甚至还没跨过门槛，那味道就已经钻进了她的鼻孔。那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味道，而是两种相互混合的臭味：就像是蘑菇腐烂成泥后发出的令人眩晕的恶臭以及大便和血液腥臭交替而成的味道。在这两种臭味后面，还隐藏着一种恶臭，一种刺鼻、辛辣而又泛着浓浓酸味的味道。

眼前的场景，让她始料未及。

地板上那具男性尸体，没有了皮。

却还穿着衣服：一件时尚的连帽衫、一条剪裁得体的牛仔裤。不过，脸却变成了一张血红而又泛着油光的面具——双眼外突，两颗眼珠就挂

在双颊和额头裸露的肌肉之间；双手的皮肤不翼而飞，上臂也一样（不过奇怪的是，两肘处的皮肤却还在）；原本皮肉相连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裸露的肌肉，残存的皮肤参差不齐，既像是被人用美容剪刀剪过，又像是一张被粗暴撕碎了的纸，边缘处早已干了，打着卷。

这还只是其中一具尸体，她暗想，那么其他的呢？

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它们就在眼前。一个个小小的黑点，就在眼前的地板上，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既非金属碎屑，亦非某种尘土。

是昆虫，她意识到。蚂蚁，死蚂蚁，到处都是。

“这是怎么回事？”她一边说，一边带上了一副乳胶手套。

没人回答她这个问题，霍利斯只是看了她一眼。他想让她来告诉他，她都看到了什么，这正是她出现在这儿的原因。

“没有科技设备。”她说。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平板。小屋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房间：一角的简易床上搭着一床粉色床单，厨房在另一头，一只铸铁煤球炉就靠在最远处的一面墙上。没有卫生间，可能是建在户外了（她对这种厕所最是熟悉不过，由于信不过任何上门服务的水管工，她爸妈便曾建过一个，还用了好些年头）。

既然没有科技设备，那还叫她来干吗。她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了一步，避开地上的蚂蚁，它们体内说不定含有重要的法医线索。

不过，想要不踩到那些蚂蚁是不可能的。它们在她靴子下面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声——像是踩在了泼洒的米花糖上一般。

她朝那边看过去，噢，老天爷！简易床上那张床单，其实并不是粉色。它原本是白色，只是现在被染成了粉色——某种体液的颜色。

她看向了霍利斯，他轻轻朝她点了一下头，一只手紧紧地贴在鼻孔下面，妄图能遮住那股臭味。而此刻，她几乎已经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了。好奇，牢牢地攫住了她。

床单盖在最上面，被液体浸染，这儿鼓起一块，那儿凹下去一处，很不平整。她弯下腰去，用手指捏住边沿，掀了起来。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让人实在无法忽视的味道，犹如一堵墙一般撞向了她：既有陈腐的活人味道，也有霉菌的气味。一股汹涌的酸腐味道当中，透着强烈的木头朽坏的刺鼻味道。她抬起一只手在口鼻前扇了扇，硬生生压下一阵干呕。床单下面，她发现了大量受害者的皮肤残片，看起来像是被一小片一小片地从身体上剪下来的——大小和一枚二十五分币差不了多少，绝大多数还不如一便士大。三角形的切口，参差不齐。在那些皮肤残片上，覆盖着一层条纹状的白色霉菌——像是面包皮上长出来的那种——几乎占了一半面积。白色的区域潮湿而又黏腻，就连上面散发出来的味道，也带着湿乎乎的感觉。

在那些数以百计的皮肤碎片之间，是更多的死蚂蚁，足足有几百只。

汉娜掏出手机，打开了闪光灯。灯光照亮了蚂蚁们那光滑的后背，每一只都约摸几毫米长，许多身上还覆盖着一层漂亮的绒状物：红色毛发，犹如一根根极细的铜丝。其中一些的绒毛上面同样也覆盖着白色菌丝。

而且在一些蚂蚁的口部，还残留着已经干了的皮肤碎屑。它们的嘴巴全都大得惊人，两颚简直就像是停尸房用来锯开血肉和骨头的那种工具。

汉娜试着想象了一下这里究竟都发生了什么，随即便一阵眩晕。一名男子死了。自然原因？仆地而亡，然后蚂蚁进来——

一段回忆笼罩过来，犹如一只秃鹫的暗影。

那时她还小，甚至还不满八岁。她跑到外面的邮筒那儿（得赶在妈妈用斧头把它给劈倒之前），“砰”的一声打开盖子，把手伸了进去——突然，她整只手都痒了起来。汉娜把手缩了回来，痒痒的感觉立刻变成了无边的刺痛。她的手上爬满了蚂蚁，黑色的小东西，十来只，正用它

们那小小的颚夹着她的皮肤。她尖叫着甩起了手，蚂蚁们全都被甩进了草丛里，她溜烟地逃回屋里，忘了去关那扇带铁丝网的大门——这下可好，妈妈肯定会喋喋不休地唠叨好几天：你永远也不能让大门敞开着，切记，切记，因为那样一来谁都可以进来……

她站起身来，恶臭略减。轻轻地将那张床单重新盖回那片由蚂蚁、霉菌和人类皮肤交织而成的战场，她转向了柯珀：“这能算是犯罪现场吗？”

“我正等着你告诉我哩。”

她环顾四周，炉子是冰凉的，屋里的温度大概和屋外也差不了多少。不过随即，她便看到地板上残留着一线细细的灰烬。

汉娜单膝跪在了那具尸体旁边。尸体头上大部分皮肤都已不见了，一如绝大部分头发那般。下面的颅骨暴露了出来，淡粉、深棕，如同简易床上那张床单，但却没有受伤的迹象，没有折断的骨头。“尸体上有伤痕吗？”她一边问，一边用手中的笔四处捅了捅。

霍利斯告诉她没有，什么也没有。

死者的双耳几乎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孔，通向脑袋内部。她用笔去戳死者的头，又有不少蚂蚁从耳道当中掉了出来，全都死了。难道它们也啃食人脑？还是只想在里边筑巢？

那具尸体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困扰，但那个念头却不一样。

外面，空气寒冷而凛冽，犹如一个结实的巴掌，扇在了她脸上。她往前门外走了走，不一会儿，霍利斯也过来了，递给她褪了一半锡纸的口香糖。她接了过来，冬青口味的。

他往自己口中也扔了一片，狠狠嚼了嚼：“里边是怎么回事呀？”

“我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里边没有任何科技设备，我什么……什么也没发现，什么也没有，这儿不是我的世界。”

“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就好了。”

听他这么问，难不成他还知道一些她所不知道的东西？或者说这个霍利斯·柯珀已经乱了方寸？她听到过一些流言。去年的6757航班事故，对他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据说，那架飞机是被黑客给弄下来的，不过，令她意外的是，在那件事上反倒没人来咨询她了。

总之，就因为那事，霍利斯被国家安全局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一般踢回了联邦调查局，报道之前他还被迫休了一段时间的假。等到他再次现身时，乍一看上去一切如常，但目光后面却隐藏了一些东西。

“还是那句话，我没发现任何同科技有关的东西。可谁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呢？所有人都有。你们在现场有找到吗？”

他摇了摇头。

“可这事你们又是怎么发现的？这可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小屋是用来出租的，但目前没有房客。有人从湖对面给屋主打了一个电话，说他看到这儿亮着灯，以为来了一个流浪汉。”

“可死在这儿的这人并不是流浪汉。”

“凭什么这么说？”

“他是一个有钱人。靴子是洛瓦牌的，一个专门针对年轻而有钱的背包客而设计的牌子，三百块一双，极其舒适。”

他嚼了嚼口香糖：“噢？你是有我还没见识过的过目不忘的本事？还是只是一个恋靴癖患者？”

“我喜欢徒步旅行呀，这是远足靴子。有点过了，真的，但是不管死者是谁，这双靴子都没怎么穿过。还有，他的牛仔裤是为了赶时髦而被